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七

東莞魏守衡著

高楊張徐孫王李黃趙袁林列傳第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也少孤力學能詩文張士誠有浙
右時吳中名士多從仕啓獨避居松江遨遊青丘甫里
間吟咏自適而已時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以詞學自
雄見啓詩大歎服願納交啓啓於是稍遊介之幕下爲
上賓而介之時時奉金帛爲啓壽介之嘗求諸文士作
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
迪白金三斤啓好權略論事能傾一座人一時武勇多

下之然終不肯臣吳太祖既有天下以名士聘修元史授翰林院編修是時魏觀爲國子祭酒老而好士雅相知契上一日御闕樓召見落與語大悅之權戶部右侍郎啓叩首曰臣不諳握筭力辭乞罷歸上賜內帑金給牒放還居亡何從故時一二俠遊過虎丘適觀爲郡聞之遂欺留焉延問郡中政事得失相接甚懽及觀懼重辟而上梁文出落手遂同及於難年甫二十有九落身長七尺於書無所不讀文喜辨擊馳驟上下精采煥發詩冠東吳騷雅之士稱大家與按察使楊基太常寺丞

張羽左參政徐賁號吳中四傑楊基字孟載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嘗於座上會基基爲賦鐵笛歌維禎大驚喜遂邀基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其敬服若此基當元末隱於吳之赤山已而客於饒介之王師下江南藉錄諸陪臣安置臨濠尋得放歸起爲滎陽令又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副使陞按察使未幾又奪職供役卒于京張羽字來儀烏程人領元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洪武四年以儒士

徵至京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爲太常司丞俄坐事謫
居嶺南木半道召還自沉於龍江驛前卒徐賁字幼文
長洲人官廣東左參政

余讀粵志國初益有五先生云孫普字仲衍王佐字彥
舉南海人李德字仲修黃哲字庸之趙介字伯貞番禺
人丘先生當元季皆不樂仕結社五羊唱和山澤中
以詩酒自藏普與佐兩人同庚交最懽才華敏捷佐不
如普文思深雄賁不如佐何真保有嶺南首聘二人令
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太祖既有天下洪武三年詔

天下開科取士，黃與李德同舉。千鄉二人至京，黃授織
染局使，德授洛陽縣典史。黃尋出主虹縣簿，甫一載，選
入翰林爲典籍，同修洪武正韻。已復出主平原簿，以事
被逮，有旨輸左校，桀築蕭牆，望都門謳吟爲解聲。其詩
曰：係組赴烏臺，解珮辭禁垣。弛刑許輸役，獲譴尚承恩。
跼跡感明宥，引咎復何言。平明操桀桀，日沒就微纏。寒
氣襲敝裘，重負頓我肩。撫已諒無愧，服勤思益愆。息杵
入屏城，仰瞻東華門。祥風拂左蘇，卿雲護彤軒。暈鳳鹿
羽翰，飛稜高中天。重關起象魏，光彩一何鮮。百辟羅周

行鳴珂翁鏘然臯夔儼穆肅董賈來翩翩白日光昭融
下昭寧有偏微命嗟薄劣獨茲阻周旋上見其詩命釋
之放歸田十五年召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以事謫
戍遼東時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迎置家塾是年竟罹
黨禍長歌就刑年僅五十六世稱西菴先生佐以洪武
六年部使者薦授給事中奉旨和賜宋濂良馬歌稱上
意賜鈔一錠官二載即乞骸骨上曰佐詩人也宜放還
山明日陞辭賜鈔五十千爲道里費世稱聽雨先生德
自洛陽繼遷濟南西安二郡恭非其好也已乃自陳不

能更願就教振鐸漢陽秩滿改義寧始以倦游南歸德
詩多效長吉太白孫仲衍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
也少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嘗謂誠意
爲古聖哲心要故其詩有曰意識諸妄遣可以通天地
又曰鑿空非自然立異豈真實堯舜與塗人其初本同
一故人又目之爲道學不獨以其詩也卒于家世稱易
菴先生哲好山水愛白雲山之蒲澗結廬以棲聞太祖
既定中原遂度大庾關下長江周行吳越齊楚之墟遍
覽名山大川所與遊盡天下豪傑入金陵汪廣洋故嘗

入學館穀左丞門下與哲善時在中書薦授翰林待制
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
無虛日應制賦詩皆稱旨上所雨鍾山有應賦七言志
喜特命哲廢和上以爲才欲試之政事使爲東阿令陞
東平府通判疏陳時務數十事上怒其狂會山東分省
奏哲拍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上乃釋不問
哲亦乞歸踰載詔起還職尋又以詿誤竟罹法以卒世
關雪蓬先生趙先生介者一翁士也當國運初開前四
先生先後應聘起介爲有司所薦屢矣獨不肯出以詩

自蒙縉紳諸貴人號能詩者訪之絕不與相接往還西
樵泉石間獨與八十翁劉樂善者相唱和以自娛所居
植有二松日撫之而盤桓枕流構有臨清軒蓋以淵明
自况也時有李讎者南海文士也以薦起欲行介力止
之不可臨別介泣謂曰堯天雖長劉日實短子獨不爲
高堂念乎讎竟去後徃南康坐累乃嘆曰趙伯貞真高
士也伯貞頗如渥丹丰度類神仙中人後亦以家累被
逮客死貧自平原歸著有祀竈文以自慰論其辭曰洪
武戊午臘月下澣二十有四日玄陰告晏景翳虞淵雲

歛高漢斗斜孟陬室壁有煥孫子徙倚南軒弭節寄傲
女流諠譁方夜祀竈詢其所由則進對曰今茲之夕逼
迫歲除竈神趣駕入觀清都紀人善惡上達帝居宸旒
翼翼有嚴走趨文昌桂籍廷尉王符雷師鼓筆太乙啓
書疏名某某以定賞誅吾儕小人職主中饋瓢長杓短
米賤益貴奴婢笞嗔雞鳴犬吠柴荆狼籍毛血腥穢晨
昏歲時多負罪愧匪神包容恐獲罪戾霓旌戒路蕊闕
洞開角耀黃道符平泰階東井振鐸良風徐來飛麈前
導列缺後推爰羅酒漿亦進籩豆錫糖馨香菜果鮮茂

鵝鴨全牲糝糕美糗飲神醉飽楮鏹爲壽口甜舌甘便
利進奏矜恕愚頑庶蒙曲覆孫子曰嘻有且疋耶盍早語
余鬱陶余衷久欲上訴倘因神明得列其故於是拂裳
正巾屏息凝顙仰天叩頭望竈進步敷欽陳詞神聽無
怒惟神名列五祀德具五行功存既濟位配離明調和
品爲亨飪殺蒸翁忽變化惟神之能司人之命寔託死
生老幼耄艾惟神是憑其在孔經于夏有事邇尸與堂
儼若禋祀非時媚瀆犯誦違義臣之於神其缺畧也多
矣茲者乃聞神以歲終將入述職上天明明考績黜陟

送行餽臆神所不斥少君之詞神憫其癖王孫之諷神
怒其激神寬以仁好是正直稱觴表誠弁獻臣臆臣少
薄估寒丁羈孤佩服先訓忝名爲儒遠祖顏孟近師程
朱立志不群抱道匪渝弘深典謨屈盤誥連山歸藏
卦象精到儀文繁縟雅南淵浩麟經簡肅左傳精好群
葩紛敷列宿穹昊騷怨而嚮莊荒而傲班范旁通荀楊
曲造昭彰隱微動徹突奧懸燈墻壁蓄火爐竈詰朝喃
喃達曙叫噪臣之於讀書可謂勤矣靈臺丹府性之郭
郭微敲懿行人之天爵湛然內觀秋月灼爍盎然外和

春藹林薄雲影天光鳶飛魚躍浮烟歛散青山猶昨軒
庭雨餘草色如濯臣之於性理亦略通矣發舒蘊積學
爲詞章文摛藻繪詩詠鳳凰韓筋柳骨玉潔金光鋪天
炫耀擲地鏗鏘鸞臺鳳閣冠冕琳琅綠窓青瑣粉艷蘭
香閑雲野水慘淡微茫牛神蛇鬼百怪千狂曹劉錯愕
董賈回惶海若宵哭山精畫藏臣之爲文可謂有成矣
晨雞一鳴播水運帶趁曉堂庭問候安否歲時依臘親
姻共有旣慈妻子復愛朋友切磨童稚理義盈口恩義
輿隸食均衣厚浮筭巾金不羨玉斗峻節清霜寧慙甕

關臣之於內行可謂無愧矣恭承嘉澤惠此眇軀天庭
冠玉地角秀鬚褒衣槐冠玉佩瓊裾周旋步武規矩不
渝臣之外貌可謂不俗矣英英其貌濯濯其儀身長七
尺六寸有奇人不識字臣吐珠璣人不能言臣如埴甃
識雖固陋不爲無知材雖朴鈍亦足有爲行逢麤餓如
箭入肌嫉視奸邪眼火發輝思展抱負試于清時朝登
金門暮集鳳池致君堯舜還俗雍熙臣之立志可謂寥
廓曠絕而不凡矣然而時命大謬進退惟谷圖封得黔
獻璞遭辱山非太行車折其軸水非瞿塘舟破其斛陽

和徧地不被槁木赫曦流金不照沍谷明鏡鄉薦頭彎
工局佐令淮陽塵隨馬足一入詞林旋催斥逐之官濟
上還尋治獄對欵臺端拘繫瑟縮論輸三使親奉板築
猶賴仁恩得解桎梏餘生幸存殘喘借續委頓風埃顛
連水陸越山之陽瘴海之曲荆榛爲門茅草爲屋寒衣
結鴉饑飯脫粟歲冬露肘稔歲朽腹心摧意沮魄畔神
促覲顏細君取笑僮僕撫迹如此何賦予之酷與臣聞
氣運之塞有時而通屈若尺蠖奮若冥鴻相彼萬類天
無不容鼠安千穴蟻樂千封蒺藜膏雨勾吻春風鄰瑣

齷齪飽鮮醜醜絲粟么磨曳紫紆紅不論巧拙祇繫其
逢臣獨何人坐此困窮今臣年甫不惑未踰知命寒心
雖灰宿志猶勁威如怒彪氣如炊餽寧并溝壑墮絕其
性嗟來可食蒙袂斯病焚山可出抱樹非正舖糟啜醜
剗彩埋瑩與時推遷乃道之聖臣欲抑氣變志改轍更
絃毀裂冠冕焚棄簡編鄧林擲槩麗水投鉛言歸軟美
步習輕便突梯婉孌媚俗稱賢左擇蒙曹右挽繁弱臣
學班超建功大漠萬里開邊三時錫爵揚威玉關圖畫
麟閣黃金璀璨白玉輝煌臣學齊奴起第洛陽朋遊燕

座女艷成行雲攢綺縠鼎沸笙簧綠幘蒙頭簪鷹在平
臣學董賢徜徉花柳登場關鷄擊鞠賭狗結交醉徒終
日飲酒白虹貫日黃霧塞空臣學五侯同日受封車如
流水馬如游龍氣凌七貴坐歷三公載帝其轅載秣其
馬臣學子長徧歷天下楚水秦山燕都越野狂遊縱觀
胸次披寫龍璠卅出鶴唳紫煙臣學方朔去爲神仙日
遙蓬萊海上樓船憑陵八極瞬息千年撥草參禪含光
蓄耀臣學達摩靜觀衆妙天垂寶花日麗靈竅塵空道
成萬古凝照蓋以臣之勲業東置高閣回舟洙泗輟棹

關洛望罷伊周結交管樂放意舒顏解粘釋縛逍遙
城浩蕩爲郭滔乎大荒亦孔之樂天鑒伊邇必從臣求
神明有靈可達此否下民之疾上帝之憂神之聽之無
作神羞言訖拜拜俯伏俟命潛心默存側耳靜聽時方
將半霜露淒淒勾陳影轉析木光低缺月入戶靈風振
幃車從雜遝若神來歸恍惚夢寐有告余曰嗟爾來詣
帝有德音爾其聽之罔敢弗欽帝聽爾詞懇至悽惻人
童嗟嗟玉女嘖嘖爾詞雖苦運則未通身若泛梗意如
飄風凡民之生命各有定祥灾吉凶順受其正貴賤

短莫非自然枉道妄求徒取咎愆盜取之壽頽回之天
交錯紛紜非爾能曉匪仁莫擬匪義莫依此爾之分爾
其安之爾雖不肖亦未爲薄遊廬臺中獨爾光覺醜雞
螻蟻所得幾何爾於造化取適已多謬爾殷憂必爾尙
識配以大中以受多福言訖更窮去影過息予起拜命
服之無斃

論曰五先生皆生元末當其筮傲駭壇之上睨視一世
何物冠冕可得攫其懷抱哉真主一出二三君子遂乃
共慶風雲彈冠並起孫仲衍黃庸之咸被知遇而菁也

旋輸左校旋戍遼左竟以三寸之管自歿其七尺之軀
哲也東平一疏旋斥旋返竟亦不能自適于三尺之法
至乃誦善絕命一詞直將驅使大雅以豁至怖蓋令人
千載有餘慨哉王彥舉給事黃門聯珂玉署應制操觚
潤筆餘鈔猶得持歸以了江頭酒債有光林壑如更遷
延帝鄉將恐仲衍餘波來及人矣李仲修躍起賢科棲
遲散秩壯心不任牢落每念登高能賦何失其爲大夫
晚復依依一片寒氈蓋亦無聊之際托之以自擴云爾
方數君子把臂豪吟人人氣厲九霄至於一墮風塵魂

銷白日伯占先生自謂南園風月沒世享之蜂蠆起
懷袖卒以客死人言詩人能洩造化之秘爲真宰之所
留儲豈其然乎

水凱字景文松江人也洪武時爲御史以事忤旨放歸
山里已又卽家起爲松江教授凱號海叟爲國初詩人
心冠時以白燕詩著名人又號之表白燕所著有海叟
集行世王元美言明興詩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
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是時孟載景文子高
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嫩於宋所

三
日
身
第
一
三
九
二
之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
調諸美不得中行猶稱爲庭翩翩乎一時之選也余故
論次國初數名家而

洪鴻字子羽福清人也洪武間以人才薦爲將樂訓導
年陞膳部員外郎上嘗臨軒試二詩欄肯一日名動
京師鴻性脫落不善仕遂自免歸遨遊三山三山周玄
黃玄學鴻爲詩時稱二玄晉府引禮舍人浦源者晉時
人也來謂鴻鴻不見使二玄問所爲來源出懷中詩投
之曰以此相評耳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遠巴山色同裏

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鴻出見之相得盛

石舍源由是浦舍人詩名藉甚其後閩人言詩也

有王恭者字安中高棟者字彥恢兩人皆繼

後頡頏一時恭家故貧採樵自給自號皆山樵也

永四年與棟皆以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恭年六十餘

大勅與翰林檢討同郡人王儼同修永樂大典儼戲謂

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

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爲矣大典成授翰林典藉

尋授牒歸所著詩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狂歌諸

稿數十卷棟爲待詔九年亦陞典籍所著詩有嘯臺集
木天清氣集善善書畫善飲酒而竟以醉死仕名廷禮
周玄字微之閩縣人以文學徵爲祠部卽詩瓌奇論
比之長吉黃玄字玄之候官人以歲貢入成均授臬
訓導子羽最愛其詩而皆軼不傳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太白山人盧柎徐涓列傳第七十六

太白山人者關中人姓孫名一元字太初束髮辭家入
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有時赤脚散髮走山最
高峰持古松枝扣巨石爲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卧
虎豹兮從蜺螭笈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
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遂自號太白山人
云久之出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關里登岱嶽觀
日觀峰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已又南走

吳會稍稍以詩自見吳會人識山人詩爭識山人而山人膚瑩玉立渥頰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人於是又爭禮敬之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圃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笑飲食雜服以是曉谿冠珮士慕名來訪輒爲供具權冷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說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盡鑿副名實於是人士轉相譽而山人名藉甚其詩亦多爲憤激悲壯之音一時名士益樂與交義投情合泛遠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嘗撫劍

曰天風揚蓬海水嘯波白日慘光嚴霜被柯廣野千里
豺虎滋多朝無英雄守土奈何余本秦人久客吳中楛
矢不忘志念冲冲十年無家皮褐不完拊劍長視歌聲
無歡歌罷咄咄起舞人初以山人爲放人於是又知山
人非放人也山人習與諸名士遊舉人施侃因說之居
山人則買田若溪居焉又說之好則婚侃妻妹張氏喜
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
劉麟龍寃咸徙居湖與吳汝秀陸如岷暨山人結社游
弢若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年僅

三十七四方名士聞之無不嗟悼至想其人而恨未之
面也陸如崐爲墓于道場山麓其後訪古之士多爲詩
乎之晉安鄭善夫與山人善曰吾嘗與太初卧西湖之
上見其息深深時乎天壤時乎地久要固有道者也嘗
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一元故卧不起文憲坐
久之語益恭一元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
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竒大竒文憲出謂馭者
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山人風神藻雅日與之道令人
坐忘世傳有太白山人詩集

盧柟字少楨大名濟人也以貴入爲太學生才高好古
善詞賦不肯俯就時好爲博士弟子業數應鄉試輒不
利顧才名已燁燁縉紳間爲人豪飲不羈醉輒弄酒罵
坐毋敢以唇舌抗者濟令每召使爲文善之繆爲恭敬
而非深能好之也一日從容語柟吾旦過若飲柟聞言
喜甚懼亡以當也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供張至旦邑
子相戒曰柟諸生今日乃得一縣令肅爲客有爾豔候
其門而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
醉則已卧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醉不能具賓

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僉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柎者爲柎讒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笈且唾令益怒亡何柎忿一役夫榜之旬日夜壓於墻而隕事聞令令色變曰喑繫是復能倨見我耶當柎抵坐獄具上報可邑人士有憐其才而寃之者以令仇故毋敢白會獄吏又柎先以酒失與却夜縛柎格箠之數百幾死矣吏以它事罷去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柎旣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脊憤迷惑日無日月不知昉朔仰天太息曰嗟噫聖

人修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柎
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曰帝顓頊之嬋
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偃海岱蜿蜒於北陬兮靈宗嘉牒
於范陽遡雲雷之靈壽兮踐蹀改南服淑浚土作其美
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迪惠兮毋氏靜約而
告育曰余夢文杏靈飢於香漢兮芙蓉睥而尚粹溢焱
燄條而進兮應龍翥翥而下恥偵蚰虬以耕談兮頷佗
攬而速惴億錯指以群號兮朋駸駸而決背倏恍恍以
隕虛兮覺懷妊而因其謬余降於衛許兮幼好媵而岐

出疑及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
兮暮濯足於咸池擊招搖以爲祛兮履彗星以爲綦余
長喟其歷之未現兮劬修余之非芳栽薜荔以爲衣兮
秉芙蓉之翠裳集菌蔭以爲藉兮糝杜蘅以爲糝揭旌
於蘭皋兮稅駕乎芳之塘余迅減鞅以高舉兮汨鍛翻
而填隕謂魯參之殺人兮談市虎而成隕蒼蠅習習其
貝錦兮魚目效明月之璀璨嫵毋愁以姱媿兮擯西施
之頰婉而目珣螭虺僂僂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刺余
日旣阨余之倅麕兮又讖之以鈇拳低曼睪彼行徑兮

桀血斷而封矚窅闕怒以踣踞兮視將躩踞而矯鷓鴣
糝蠅以踟軋兮棟偃蠖而壓鬚縹緗縹緗於依棧以苦余
兮仍反接而窘磬耳嘈嘈若有聞兮何迤迴而怫惛目
炯炯以或見兮佇鏗勿而復瑱神軼氛芻芻以溷漭兮
精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惇惇而增哀騷
鼠淫啞以齒余髮兮魑魅含睇而毳毳係詔詔相喃以
對泣兮御糾糾而呵護般速余兮紛脰繫鵬鳥之巢蚊
睫兮焉能戢此軀也枕離虎以燕愁兮又誰知不我虞
也悲時畧之遄邁兮曠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

恐瑤草之不芳高駝志乎雲中兮
棄精氣而相伴玉喬
衙衙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
偶偶獨日暮兮安
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
夫吳搖首而振怒
歷太山之坎軻兮魁魁蛟吟以當路
猿援蹇以在柙兮
雖輕捷其焉去鳳凰之雁蔚羅兮
縛菱菱之華羽抱鬱
軫以顛處兮呼蒼天以爲直戒五嶽
與嚮服兮俾河海
使聽極咎繇遠以不聞兮玄武違而
莫測何群神之豐
豐兮靈炳燿而罔恤夫余旣不能蟬蛻
於茲蕪穢兮眇
察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兮魂
煢煢而上度激青雲

之靡靡兮飄風回而霖霖載玉女於後乘兮飭豐露以
先路蕤和儼以駮藥兮望舒翥而倣御征輕輦之闐闐
兮八鸞鏘鏘以迴步承雲霓之氛靄兮靈旂繽紛蜺虬
乎翠羽挹朝霞以爲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
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問繩瑟而咿
嚶處妃歛歔以結軫兮潛咨語而沈情余凌軒虛而佚
蕩兮將孽結乎三光撰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
採叁秀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解佩乎扶桑咄
南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燠兮謁炎

帝於清宮何蒼梧之翳霏兮重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
泖瀼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覩羣收於
金樞氣濳濳以莽曠兮薄曉暎而誰須觴王母之僊姝
兮彼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約兮歌白雲以相愉荃
旣締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輅齊玉轂之礧礧兮指
又門而並驚軼鍾山之幽黯兮今照之以燭龍召玄武
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鸞鳥爲之先後兮問太乙
之繚垣靈剡剡以黜約兮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礧礧
轟礧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護羸肩以堪余兮闐

咤噫而俾還卒攬涕反此舊都兮潔筵尊從卜乎巫咸
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兮幹流遷徙形氣
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穆兮禍福無門幸性命之難
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蒙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
齊物我兮以天地爲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
爲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當厝數之在躬夏后崩胝而
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震龍發而下積兮顧駕禍於
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
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鈞而桓

縈仲連談笑以却羸兮脣垂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
兮替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
伯介以自湛兮夷顛頷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焉
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寥漠兮斯真人之攸居從委命而
藥流兮遊廖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
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壤兮又
何足傷勉修余之佩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
英兮襞芷薜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爛的鑠而千
眠組綺縞而飄颺兮下結之以雙璠余媿美而自鑑兮

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媿媿系曰
大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輾轉懷憂私自傷
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絨悲歸來卜巫陽
勵志肥遯含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
柵祖父賢雄於一鄉及是家徒壁立令去濬爲大官事
已解而故人謝榛者携柵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
乎冤哉盧生也及柵在而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
千古哀湘而弔賈乎吳人陸光祖徃爲濬令首爲更爰
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柵爲九駭謝陸令時榛留滯鄴

柎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
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柎柎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
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沅也鳴毫颯颯
儵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旣酒醉故態畢發罵其
坐人則人人揜耳走避柎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
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伾山
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柎所著柎入郡臺見世貞世貞
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柎別世貞
去南游金陵走越歷吳亡所地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世貞序其賦稱爲張左之亞言柵不遭邑令家不破亡
然其文辭亦不工嗟夫所地士固多類此

徐渭者山陰人也字文長九歲能屬文十二賦雪詩人
比李長吉十五傲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始爲邑博士
諸生督學使薛應旂閱所試論怪之判曰句句鬼語然
奇其才實名第一歲當人比輒屢北總督胡宗憲延致
幕府爲上客典文章時世宗好長生宗憲獲一白鹿海
上獻之渭代爲表曰臣宗憲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
麋鹿之群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

年乃更爲白白茲以往其壽無疆必有明聖之君躬修
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
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
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
嶠竒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
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庸雜之可躡且地當寧波定海
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安清之效兼昭晉盛
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夷狄尚爾跳梁日
與偏裨相爲犄角偶幸捷告之命嗣登和氣之祥爲宜

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圍甲備遊觀覓草通靈益
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臨表進上大嘉悅
翰林諸學士見之爭傳誦宗憲以是益重渭渭每入見
輒長揖就坐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投筆出門宗憲有
急招之渭則已與群俠少市肆中姬飲使者還報曰徐
秀才方大醉嚔囁不可致也宗憲且大喜曰甚善甚善
間當宗憲開府蔡戟雙列文武將吏方依階下不敢仰
視而渭直方巾布袍闖門入無忤也宗憲素豪武其能
析節渭若此渭亦有材略善談兵海寇引倭夷深入渭

從宗憲出觀海窺賊壘因上書曰生計岑港之役諸將
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
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
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古候祈禳與凡一切
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
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者也請言罰之難罰耳
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
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
嘗辨也故戶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

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
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
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
勝則此二十五人考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
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
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益善皆
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
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

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
朝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
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
與賊之先伏以待擣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
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
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筭則又當併計其餌而
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
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
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

如出一人大約在習戰昆明之意然其下令諸將之在
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
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
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
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
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
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
時敢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歛而自拒
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

軍分詣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徂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礫之而不純以力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

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
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
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撥燼收殘故曰凱旋
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
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
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
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窺耳
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
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

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嫌
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
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依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
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點與
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點處於籍
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
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高金勞其
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
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濫又必

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
長之法而取以徇者必不如前所潰敗者之多也而遂
爲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
手而徼倖於屢北之間乎劍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
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
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
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
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
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

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
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輪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即使幸
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
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以使幸而采之
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
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屢識大意而究
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
柯亭高埠諸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
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下書者亦且數篇

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
之者而深自歛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待明公
之車塵亦既有口矣而未嘗敢以一言自進諸將吏或
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
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後宗憲親履戎行拍鉦萬金行間竟殲腥寇從涓盡也
而宗憲亦竟以冒破府藏金爲言官論逮下獄死涓冤
之私念生平國士我亡過胡公公用吾言而死吾常以
死報公地下引錐自刺其耳深至寸欲死不死又稚擊

臂囊碎之不死遂自廢尋疑殺其後妻坐法繫獄八年
素工書縑緘中益以此遣日後赦免樓戶不肯見一人
間有達官貴人則深惡之挾一大以居絕粒十年別著
有傳奇為四聲猿擬於嘻笑怒罵以舒其磊塊年七十
三卒涓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喚鶴常中夜呼嘯有群
鶴應之有文長集行世自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
楚人袁中郎稱為有明一人言文長病奇于人人奇于
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無之而不奇者也無
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九

守令列傳循吏第七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余讀太史公所著循吏傳厯厯周末時列國大夫五人耳漢室無稱焉班孟堅論次西京太守六人不及今漢至新莽已更十二帝天下之郡國亦衆矣時稱良吏爲盛此所紀載寥寥若晨星何哉今天下郡縣數倍漢明興二百餘年所稱良二千石及賢長吏奚可勝數徃乘所表見卽一郡較漢一代猶過之豈漢人不及今人乎孟堅稱良史矣膠東戶口僞增猶爲好名者立幟然則

衮鉞安足憑也余於我明諸公安得盡信其人人皆龔
黃卓魯也而槩予之余之有慨于中久矣試得品而評
之夫愒幅之吏載其清靜循善人之事以子惠休息無
華也民無德而稱焉高才介特之士履方守正惟矢一
心以奉三尺不能煦嫗而恩養交借譽是二人者予民
厚而其取名也庶獨有一切善宦之士徃徃見功顯能
赫赫光一時然而予民薄其取化也常速嘗竊質其行
事始奮私智刺一二故事爲科條日馳空文熒惑大吏
愚其言可喜然豈直能以社稷爲容悅以蒼赤爲痼瘕

乎稍有行罷輒遂徵頌立碑務鈞致最舉久之卽亦惟
已所欲爲廉隅敗闕勿恤矣然而貌言滑澤工蔽匿善
逢迎怨讟藪於下而名聞捷於上苟盈其私翹足俟遷
去矣是故賢否渾殺官方不振民不見德田野愁歎此
乃俗吏所爲緣飾虛聲之效也昔人有言上下相徇廉
耻道消毀譽亂真其可畏懼甚于災眚蓋古今之通患
也我太祖起閭閻見吏侵漁百姓天下大亂立國之
初御郡縣吏甚嚴吏有不法虐民輒抵極刑其賢者或
他累被逮百姓叩閭陳訴立遣還職且嘉勞之故當其

時藩臬大吏亦各開誠布公正已率屬守若令兢兢奉
職循理黎民乂安仁宣而後仁厚過多成弘以來法度
逾弛大吏之焰彌張郡縣不勝其擾陪罰公率賣請私
奪司求之郡郡求之縣小吏大吏積耳千則役萬則僕
侯之門仁義存安問百姓哉人之言曰不習爲吏視已
成事蓋余習見其事矣未可語諸有耻君子今共笑之
也余昔不善爲吏同儕有語余曰公家世仕宦曷不識
宦譜余應之曰識之不能用也司馬安之譜巧吾性拙
誠萬年之譜調吾性戇亡何余遷王國罷矣私心念之

今之吏治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不以爲溺職乎
往往身去而民見思眎古循吏何以加焉然而德教日
已寢衰胡以禁姦而止邪則搏擊之能固又不在鸞鳳
而在鷹鷂余必以爲此能吏也胡可沒弗著也至所稱
談理美守一葉清白世而下聞之庶頑起懦當別表而
出之雖然漢吏有長子孫爲民姓者則必世之效也故
復以又任繫于後焉余閱世將百年耳目所睹聞有一
二肫肫樂只君子父老猶有追頌可相質券當復與後
之君子喜談而樂道之儻謂論猶未定非余所知也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也洪武二年辟爲學訓導四年
部使者薦授濟寧知府克勤至官則先爲書一通懸諸
通衢諭天子所以愛養元无之意民有所不平令得徑
詣知府自言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耄坐語訊民疾苦
撤浮屠修葺孔子廟堂選民俊秀者補弟子員克勤學
官聘賢士爲師督教之習大射之禮克勤日一再視親
飭薦所屬二州二十縣檄各長吏一如郡教令力行之
踰年興舉社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時丁平
戎之後文教肇興獨濟寧最盛野多蕪田募民耕墾出

郊勸督列丁產爲上中下三則以定賦之多寡夏秋之
稅徭事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克勤令民自槩遇凶成
民率如約爭來輸不遺一吏卒稅常先登克勤初赴官
時戶僅三萬稅七萬三年戶增六萬有奇稅得一十四
萬有奇州縣之民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牛羊鷄犬散被
郊坰富庶克實克勤在官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
吏授詩書法律民有赴愬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祿米
月食十斗餘則盡儲諸倉以紓軍食行縣以俸金自隨
不受長吏一杯湯身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

治官事即却肉官五年考績爲六郡最其爲治務從民
便有不便慮觸時禁忌疏行省以聞罷之八年春入朝
賜宴禮部遣還職上諭之曰政成當顯用汝歸五月以
答曹縣令曹貢爲誣奏逮至京尋卒君子曰克勤視漢
循吏何慝焉古者自黨正州長至于鄉遂大夫皆兼教
治政令而民無異師今之郡縣吏朔望謁先師已事而
退終歲未聞登堂講課學宮頽垣灌莽不一顧甚者旣
弊不續矣安問鄉中社乎克勤方位事勤施學校爲兢
兢民皆孝弟力田此乃文翁所以化蜀之明效也

顧光遠嘉定人也元末辟爲京口椽詔高皇帝金陵
大軍倉三載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餽運有
功擢知龍陽州招附懷來民賴安息改知泰和州龍陽
老穉遮道號泣不忍舍去至泰和前守吳去疾亦有治
聲見光遠具言州民好訟難治光遠憮然曰民有冤守
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光遠白爲榜聯紙長
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訟者俾
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
矣乃擇純謹吏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

負冤也輒爲䟽理誠非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
月民不復訟吏亦畏光遠精敏無敢舞文病民其政平
易近民悉體民情風俗與民興革勸農桑興學校公庭
間然時登快閣賦咏自適與人頌之內艱入京陸辭留
翰林議編大明律書成奔喪嘉定奪情起爲廣東行省
左司卽中光遠性素淡泊所居廨無長物惟菽䟽數畦
食取克口衣取蔽體而已盡心民事在廣撫循士馬安
輯逋逃號令明必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晚號
蔗境翁

吳德基者名履蘭籍人也李曹公分省浙東聘爲郡校
師有司舉于朝授南康丞南康俗悍民謂丞儒也易之
居數月德基稍已周知民僞摘發一二姦伏民乃大驚
又以爲丞老吏矣而德基不恃以賊民顧啣噓召使來
前與語無咄叱比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
大姓坐之庶下奸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益
愛丞而吏卒不能爲姦邑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
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
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笞之潰死乃釋去瓊輝兄

第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大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圖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耶瓊輝悟頓首唯命德基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下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初滙事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誣逮一鄉民獲六七十人

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德基計民無罪有出
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
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若乃釋之何輕我耶德基曰
犯使若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
若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
變者也令意慙乃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
民怪之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置巫卜人罪投其王
江中爲丞六年去知長沙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
康民作亂王師討平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

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
天下既定豪酋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
山谷保險有固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檄旁縣兵且
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
變乎請先令人往招當必來不來征之未晚也侯曰令
言固當吾爲令需之德基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
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曰吾若令也吾爲若易俊
原來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不出大兵且臨鄉民
若蒸粉是殺一鄉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邑人

曰明府來易俊原敢不出願明府哀憐德基曰俊原
未嘗出得其子弟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老人曰諾
明日其子及麾下數人至兵止不發已而麾下人盡至
俊原尚惶怖不肯來德基復使語曰君侯願與俊原相
見宜亟來俊原乃出詣軍門請命縛歸京師鄉民安堵
江陰侯籍取故兵之爲農者民驚走德基屬耆老諭民
還毋恐白于侯第藉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郡檄諸屬
以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猶恐其叛
大不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罪小奉命而

致亂禍大德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守從之滿三
歲入朝遷知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狀
與藉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
諸縣不如數者皆徵償駒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

基濰不償駒有辭乎德基曰驢實此駒民惡從

不國

官一海內爲吏者宜布宣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
驢

詰塞德基因畫不便者數事守遂并罷諸縣已

者

小民願以羊牛代秋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

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

而匹民駢走二千里皆破家濰獨完守撤漕役千人部
赴鄆株牛德基不肯奉命曰牛家送牛雖勞不怨今使
人迫中牛死誰當代償守毋以難也德基爲吏不事
威名務愛民允訟獄面曲直之各調適乃已不置民囚
囹圄而堂空追需不務操切緩期會民安其簡易人人
以爲 已而事無不集居二年濰改爲縣召德基還京
濰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笞瘢今
舍我去願得隻履事之以慰我思德基至京師遂乞骸
骨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

教平德基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
骨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
曰慎無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於此
八德基至家如濂戒濂稱之爲愷弟君子云

馮子祺名壽昌吉水人也洪武初知彭州陞延平知府
十祺初至彭州兵禍解未久野暴骨彌望子祺曰聖世
恩澤鳥獸草木靡不霑被可闕此乎乃聚而瘞之是夕
夢入羅拜堂下不可勝計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鑿
渠引江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田蕪廢前是修堰必

伐石銅鐵費萬億大亂後人無復敢言修堰事矣子祺親履行視白于府曰土木可以固矣必鐵石哉府難之而以子祺言之易也白于省省聞于朝遂以任之子祺子祺計之曰得二千人足吾役矣身自督率度用竹木視鐵石百倍堰成諸郡蕪田復墾於是教民興學民益知子祺之愛已也服從其教居彭三年士皆嚮學獄中無囚民先流亡聞州有賢守相率歸復故業戶口視初至時增數倍州庭故有枯槐數十株皆復榮群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子祺將之延平鵲噪庭數日去乃已及守

延平其惠愛一如彭州時郡政有足病民去之廳事側
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子祺毀祠作室其上
居之妖熄修飭學校躬勵士子築祠祀宋儒李先生侗
期年百廢具舉疾且亟猶視事不輟左右請少休子祺
曰一息未絕曷可以怠君事卒之日民皆罷市子祺宋
忠簡公銓子孫諡之夕有大星墜舍卒于延平吉水復
有大星墜其家洪武初舉文學爲御史出爲廣西按察
司僉事持法欄平聞有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山谷中出
而碎之

錢本中者武進人也洪武中以人才舉授故城知縣繼
改元城皆有治聲已又改吉水吉民黠本中稍用惠文
冠彈治夷其豪一二人爲棟柴乃後更簡易不鞭撻
而化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如父兄之
於子弟焉歲暇有盜聚山谷中本中單騎詣賊壘縛其
首以歸散其黨本中自履官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
足朝夕而已以註誤罷去郡人學士胡廣力保還任民
空間井往迎亡何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負土營其墓
劉幹字孟禎修武人先授岷府紀善永樂元年從夏尚

著原吉往浙西治水因改長洲丞兼理農事秩滿以母
喪去官民遮留悃切事聞復任幹宅心仁厚性操廉白
每出勸農周行滕壠呼老叟問所病苦慈孺之色溢于
顏面所至民懽迎曰父母來矣歲饑民輸後期上官譴
責以身當之曰此丞之怠職也請代其罰人有過當笞
惟喻以理終不下鞭箠無不心服縣居不障風雨敝衣
惡食居之泰然洪熙元年卒于官無以爲歛邑民爲殯
之及歸葬士庶陳奠道旁悲悼若喪所生人心眷慕留
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墩云

費襄者洪武初年漢中守也郡當大軍平蜀之後歲大
饑鄉民多聚攘竊震曰愚民旦夕其必其命禁使不爲
盜柰何責其必餓死哉時府倉儲粟十有數萬石震遂
盡出濟之民先受粟後乃奏聞於是隣境之民相率櫬
負而至震令占宅自爲保伍驗丁給焉更活數千人增
加數十戶其年大有秋民爭肩粟還倉踰月而實上聞
而嘉之亡何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勸來
者上因特命戶部頒諭天下有司允遇荒先發倉廩貸
民然後奏聞著爲令震初守吉州多惠政累官戶部尚

書其後宣德元年有陶鎔者河南新安令也邑處山谷
上瘠民窮歲饑老穉悲啼採拾不給邑無倉廩止有驛
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鎔以民朝夕急先事借賑徐乃
上書請伏矯制之罪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
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民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
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餓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
者毋拘文法責其專擅君子曰出斗粟而可生一人即
以一官易之可也今却縣倉粟陳陳相因賑之日昏為
政溝中瘠者比比也賢有司可無良法哉

周濟者字大阜洛陽人也鄉薦入太學數歷散職正統
改元薦授御史十一年出爲安慶守問民疾苦父老沈
滯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
日也濟卽分命止其舟立借漕運糧濟之連章懇陳歲
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上從之安慶俗尚奢飾親沒不
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濟與民約三月內有
不婚葬愆期者罰之貧者助之於是無不婚葬者矣貧
民有乘鄰郡賊勢聚聚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濟
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碎其狀曉於民曰得穀者可來

報太守數太守爲代償之貧民感愧爲解散嘗自紀錄
其日所行事極垢肥賤務甦民困在任三年卒六縣民
罷市巷裏前所未及鬻子女後婚嫁飲食必祝云逸史
公曰余傳周公則有感於嘉靖辛酉吾邑故事云是年
荒大饑鄉落貧民鬻然群入富民家破其倉各肩其粟
而去特宰巴者直隸人喬公誥也執至縣門之外搥斷
脛中骨淬之冷水而縱之及家皆數日死行之十數人
亂乃止嗟夫法之行也則亦酷矣使以周公之德意將
之可幾乎必不能也嗚呼是在所以風之者哉

劉叔恂者廬陵人也永樂中爲沅陵令務愛民勤撫
縣介谿洞先是民困徭役多竄山谷叔恂至計其丁
而役之更加寬恤民大悅徭流徙者皆負妻子來歸民
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幾致刑
措陞北京行部員外郎去六年沅陵民屢上章乞還叔
恂使得復子我民叔恂習知我民疾苦上見叔恂去民
久民猶見思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恂
如得慈母焉時北京建宮殿大興作詔率郡民供役董
役中官不可嚮邇然不敢有加叔恂歲餘卒于京邸郡

民載其喪歸葬辰州飲食必祭焉先是洪武中新化之
周舟者已陞考功主事洪武二十四年民復詣奏請還
爲新化丞舟永嘉人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
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
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
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
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旣而縣民
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入
出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也斗南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
者歛容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治事明敏多
惠政民咸感愛之三載攷績至京以他累下刑部獄定
遠者民劉興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太祖命釋之使還
任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筵宴九載攷績陞
雲南新興知州既去任民猶追慕之至爲謠曰江上高
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
傳去後名至新興新興人愛戴之不異定遠居數年以
年老乞休上疏薦子恂以自代上允之厚遣以歸

方素易樂平人也洪武末年爲盱眙令母喪去職縣民
劉本等詣闕乞留上賜璽書旌勞素易詣闕謝恩手宴
儀曹陞辭請歸墓毋而後復任許之後陞金華府同知
治聲藉甚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尋以薦召還京以左
通政奉命諭交趾還除衡州府同知有鋪卒訴年老止
一子虎噬死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曰虎死道旁人稱異
政後坐谷廩人累卒獄中

禮凱者仁宗時思州府判也秩滿九載當遷民詣闕言
凱撫民愷悌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嘆曰貴州至北京

甚遠其民改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其即遣
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
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
外官勉其治民毋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
其有德况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
不優之乎國初時百姓新出湯火丞尉小官也有肯盡
心於民民輒見德故上亦徃徃破格待之太祖時有葉
宗者新化丞也三載考績以卓異陞吏部主事縣民詣
闕乞留詔吏部錫宴賜鈔幣還職未樂中于子仁昌樂

丞也以緣事奏保賜金幣陞知縣後復以緣事奏保賜金幣陞知府

論曰劉叔慈去六年而民見思死塋辰州非深於元元之愛有是乎高斗南薦子自代亦一快事毋亦愛護其民之心不忍付諸他人而必付諸其子乃爲慰耳葉宗周舟已晋天曹猶仍故職何哉即若于子仁以次迺遷令長二千石奚不可者方素易誠信可通神明乃不免谷廩人之累蘇子瞻謂韓退之能馴鱷魚之暴不能弭皇甫縛李逢吉之謗洵然哉

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也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宣德五年以左都御史顧佐薦守温州文淵廉而有爲其爲政先於剔蠹除好事不便民大則奏聞小則立改修明條制使吏遵守不敢踰越振舉學校教民六禮別民善惡以示勸懲其年政化乎洽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倉有儲積境內大治溫與金鄉盤石等衛爲隣有司徃多爲所凌轢侵刻小民文淵至衛帥亦爲氣懾而不敢肆中貴時以公事至溫文淵饒處之民不病而事集八年冬入朝召入便殿傳詔獎勞賜宴三廷及御製招隱詩

文淵還郡化行既久郡中無事黃堂閒然時得暇日詣
庠序進諸生講論經史十年左右布政使黃澤上其治行
璽書褒勵增秩二級守郡六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文
淵特薦御史劉謙使代已謙嘗監銀冶平陽文淵習知其
其才且賢故特薦之謙後爲守九年多善政無愧於文
淵文淵臨死語諸子曰吾昔爲溫守溫民戴吾深吾今
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必歸溫矣
至今溫人有祠歲祭拈簪馮公嶺有文淵却金亭謙字
曰牧祥符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

宣德中汜水尉曾泉字本清吉安人天順中東鹿令蓋
頤字時望無錫人兩人皆以進士起家御史貶謫至往
是言官斥出爲外小吏多鞅鞅不肯親視細民事泉爲
尉語令曰公總一縣之務勞矣農桑一事泉請任之行
視如外蕪田督民盡耕墾之貧者予之牛具履阡陌如
其家農隙勸民入山採材木足逋稅一年野無不耕之
田家無不織之女二年官有儲蓄民無科擾三年家給
人足俗淳訟息其治用民之力因地之利不費而民受
惠焉竟卒于尉民立祠祀之參政孫原貞奏復其官階

其後盛顯爲東鹿豪右聞顯聲望爭相戒曰是嘗劾石
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胥歛戢顯顧變搏擊爲拊循吏
畏而民安之亡何內艱民留之不可服闋詣闕乞顯上
令再任旣至刑杖列庭下不復用民有爭訟召致庭下
開諭之人人聽受去不再辯卽隣邑訟未決願取折願
片言心服焉反爲謠曰東鹿盛清如水明如鏡郊外有
真保二府民趨就而成市者目爲清官店顯後官至左
副都御史君子曰頃者一二遷謫吏至張其德茂於
縹緲鳴魚然民上以兩公目之誠鄙哉

張需者正統時霸州守也需先佐鄭州有淤渠數十載不治需用民力三日而渠疏人驚以爲神至霸州見民多游手不事事嘆曰農人一歲之力數口之家安能養養驕子乎檄取一州里正里置一簿每戶各列男口大小幾何人可種粟幾何麥幾何樹桑棗幾何內自婦女麻桑雞豚各籍其數間以暇日至考其成稽其勤惰有不如數罰必及之於是一州之民皆務本業無游食者行之期年野無遺地民有餘財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教民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行部異之下其法諸郡人

人便焉朝覲至京遂受旌典後有牧馬者擾民需執而笞之領牧長譖于太監王振逮繫錦衣獄箠楚幾死謫戍遼朔州父老妻子哀思不置云

景泰時有文安令甄鐸者祥符人以歲貢爲太學生初授定興縣定興邑小路衝民力疲敝農畝日荒而逆運不前鐸爲節縮浮費均紓民力以無廢農種不逾年邑中一二黠豪竟昧下獄定興父老伏闕懇冤詔調他邑民又上章乞還定興從之會外艱還汴起補文安文安多隙地鐸至教民栽植桑棗差其勤怠行賞罰數年桑

蔣成林父老指示幼者稱桑爲甄公桑棗爲甄公棗秩
滿改三河遂引年請致去之日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
父老葬送各出贖金市一馬擁鐸騎以歸旣至汴即遣
馬還父老人人嘆泣

論曰余稽祖宗詔令洪武二十七年頒示天下百姓樹
桑棗戶年二百株三年宜得六百株籍數以聞不如數
者徙其家實軍伍蓋不以民畜之矣是不在良有司乎
張甄二公無它異政教民樹畜已耳使天下盡得如二
公者布置郡縣海內其富庶乎今考績者執此以殿最

有司問農桑幾何間之紙上而已室多磬縣野皆青草而蚕絲隴麥固章章盈牘也可勝嘆哉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知新會縣甫下車首謁陳白沙先生執弟子之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邑俗故淫侈積著禮式一編申明洪武禮制參文公冠昏喪祭儀節擇鄉之老成者數人主教導月朔進問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賄賂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弟惰不作業者呼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

氣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節義
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
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積善意節省諸上下徃來非
經之餽一切村絕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
在縣當月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
年不到衙蓋其實也偶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
青也築壇名山頂晨夕齋沐伏禱壇下風卷爐中火着
衣不爲動俄而雨霑足乃已因禱得疾疾旣甚猶日寃
心民事遂卒民相弔哭于途鄉中有媼夜哭甚哀或怪

而問之答曰來年當甲首丁大人死吾屬何以聊生民
爲立廟歲時祭焉白沙語莊定山曰與丁大尹一夜話
白髮生千莖是時有楊護者象州人梁儉者泰和人相
繼爲臨高令護履任數載不肯擾民一粒米民俗大安
後以他累去任儉來交代之日百姓各齎贖錢送行絡
繹縣門辭不肯去儉嘆曰此皆無所爲而爲者可憫也
吾當勉屈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令置一帙爲記來贖姓
名酒更帙滿持以示護勸護納之護踈踏曰吾何德於
百姓勤苦父老辭不敢受老叩請階下耳三辭伏地不

肯起護垂泣而受之行車就道老穉攀號六十里儉大
驚嘆曰楊君何修而得此於民也泄事一循其舊吏民
信服亡何卒百姓如喪考妣通郭服白修七七齋如報
父母云君子曰二令於民非有期功之親久要之契也
去者去亡者亡民無復望矣而民之報之乃爾今日之
民猶是前日之民也不見其然何哉未可以誣其民也
正德時有安平令王翊者許州人有折獄才先是民多
爭訟邑弗能決輒愬之府府檄勾稽無虛日翊至召集
堂下以次片辭折之皆得情民自以爲不寃府繇是無

愬者而公庭晝寂至隣邑往往有乞當道下榻求直者
學政久弛修舉堂號齋舍自教事常規外別有程課政
暇親爲講解日移弗倦而勸賞有格供億有常里立社
學一區擇里中可爲師者俾居以訓蒙士翊常以朔望
間詣考閱童蒙小子斌斌向風河間真定神武三衛屯
在安平軍士相沿不奉約束翊以爲旣居吾土不從吾
教可乎脫有他變責將誰歸建議上請爲立屯老總小
以聯屬之申嚴其令俾不得肆有頑梗者縣令得按
法繩治六年群盜起畿甸翊遂得協軍民捍禦賊屢窺

城見翊守備堅固而去後陞德州守民逃道攀留悲隨
如失怙恃

嘉靖間有雞澤令唐音者宜與人初舉于鄉偕計過吳
門遂從魏莊渠先生講學莊渠常稱許爲狷者之徒其
學堅苦務實不獵時譽居官亦如之嘗言于郡守曰上
司各行所見未嘗親親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爲事所賴
以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
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泄任一歲而乞休者三每
言卑職性剛忤物終非適治之才溺職素餐何堪民牧

之寄大都心切愛民不難以身任過允奉上司明令從
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不以文法緩急上官意指爲操
舍故往往以此得罪然真意爲民色雖正不抗辭雖厲
不激因以見信於上亦多有之在縣孜孜民事而充盡
心於訟獄差繇民有訟者貯一空匣中吏初不知爲某
事訟者至乃發狀決遣之不旬日而事畢獄無留人邑
無廢事自杖徒以上當治罪者治之小事擬招成案而
已不深究也當審差繇親據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
不相應則以所收者合所開者互檢察核實乃已一丁

一畝士大夫不得以情勸音曰使有不平請其理於撫
若按小民凋敝已久吾所以推析於方寸者亦欲稍寬
一分使小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一下百姓受冊者
比每年減強半上白數十頃之貴下至一丁一畝之產
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一邑無不頌其平

徐九思貴溪人也嘉靖中以鄉薦仕爲勾容令首視事
則戒僚屬毋得擅受民詞民每來訟輒發和處不卽和
處面諭之使心服不濫笞一人不肯置一人於獄催科
第問里正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

久之多自引去其爲政專在約已裕民身及僚屬及上官悉務裁省不肉食佐飯惟菜後堂懸一青菜圖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邑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啓倉歲有例金八百半歸糧判半歸簿馬簿視馬馬九百匹一一金九思曰此皆額外之征可爲例乎當省之以還民躬往主收閱視各例金盡絕邑當具越孔道九思裁革一切浮浪費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上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蓋令官廩養鵝雞官池魚閒地圃賓至取供不煩里甲

歲有碎小而上數之省且萬計九思常謂天子布大惠
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善樽節而已歲
侵則出倉穀召三老煮粥以食饑民山谷間稍遠勸借
近地富人穀而取償於介學宮弟子歲時餽粥膏油之
費不乏其頑鄙無耻者懲之而方於事上應天尹有所
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訴諸庭九思縛而笞
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甚恨之而亦卒無以中也積九
載陞工部主事將行老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惠
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思揮淚曰毋以訓而曹唯儉

與勤及忍三字耳儉則不費動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
與家之道也勾容民以此綱爲徐公三字經九思去肖
其像祠而祝之凡四五所進歷員外郎郎中出知高州
府致仕

論曰丁積令新會首執贄于白沙斯恂恂一學道之儒
乎期年禮教大行游民皆嚮學誰謂儒者迂哉王翊之
明於聽斷唐音之嚴於差籍皆肫肫乎良有司也徐九
思察已奉公節用愛人行之三年大吏德敗憾之六年
乃定九年遷去人言有司官之難其然乎

廬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
歲復存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御史銜
命搜訪舊軍籍見民覓之唯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
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
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
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軍可籍民
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覓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
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葬官爲具殮喪
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雨無一人少却其得民心

如此洪武七年有王士弘者潞州人也時爲寧海令靖
海侯禎收籍方氏台溫明故兵於是無賴輩蔓延富家
子士弘曰吾可以規死陷良民哉遂上封事言聖王在
上昔日頑民盡化土人食田供稅方幸鼓腹樂太平今
乃指爲敗亡殘黨快小人睚眦非所以昭聖化子元元
也上卽日下詔并罷之三郡民賴以安又趙廷蘭者漢
陽令也時籍陳氏故兵旁邑盡希使者拮以民丁應廷
蘭獨力爲民分辯民得無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
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廷蘭徐州人也蘇恭讓玉田

人漢武初以聰明正直舉十三年爲漢陽太守其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咎人雖至百而民不怨漢陽與武昌對峙江上允民徭役科徵之事等於武昌陪於他郡政繁民困前守多奉承取容莫敢言恭讓每遇重役輒詣上官中理事多裁節減省民賴少甦君子以是謂爲守若令者事有不便於民卽能爲民以身肩任卽真父母也而其後宣德中有常州府同知張宗璉者以清軍伍爲民至與御史憤爭死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也以大理寺丞坐累改常州府

同知部符專督農事宗璉至視民如子躬隴畝察種植
視水教民蓄洩與民時坐學間相爾汝如家人時天子
以璉書分命使者清理天下軍伍黠軍率用賂規匿而
詭籍平民御史李立當詣蘇常二郡銳意得軍爲功峻
法勾稽軍絕即捏同姓以行非其戶籍不問矣宗璉固
執言民實非軍敢違璉書不從不爲遣御史不可奈何
數出無禮語詬詈之宗璉憤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
然常之民賴宗璉得免於枉者猶十七八宗璉卒廨中
止一破篋亡他物民具衣冠歛之老少奔哭下庭皆盡

京服行白衣冠送數千人民立祠江陰之君山歲時致祭。 魏永樂二年進士嘗以刑部主事錄囚廣東多所平又廣人德之時蘇之佐郡者張徽山西人希御史指枉民以千計後坐他累繫死獄中鼠啖其睛君子曰疽死囚死死等耳然或食于廟或殘于胤天之報施於人豈誣也哉。

蘭芳直隸縣人也僮僕濶達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擢知吉安府前守金華朱仲智被召改重慶吉人以仲智能得民方思慕之而難其

繼也芳至以前事爲師而更寬厚持大體習文法吏事
兩造片言立折庭無留牘吏無所容其姦芳以愛民爲
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
有銀冶可烹煉上遣官覆視父老群訴於芳曰卽用無
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
銀冶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姦民
妄言銀冶於朝者後坐誣罔之罪今茫茫山谷上者樹
松栢下者菽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冶太守如疑我言
請闕告者在此請指說銀冶之處我等并罪芳惻然顧

告者而問之噤不能對父老趨之對卒無對父老

無賴人平日所爲罪惡累累皆應

王傍

惴慄芳曰毋恐罪皆赦前今

五

叩心實言我愚昧人而居鄉

不美食揚揚焉未嘗齒戎也則

非死罪惟太守吾父母何以生

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

陳今詢邑人老長皆云素未嘗有銀冶

不

具言人人同謹以實聞同官不肯署名

朝

八

輩敢方命耶奏入不信胥受罪矣芳曰吾輩受命
主非以爲民乎今聖天子仁明在上如天日諸公
以直道效臣節耶有罪芳請獨任卽自署吳、四官
何已亦 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思愚民之妄也遂
事然以告者出於率意也亦不之罪芳有賢毋每日
事夕必盡陳毋前有未善毋輒責之芳嘗受教後
請 從尚書官宋禮治河薦陞工部侍郎芳去士口

谷
父曰朱蘭云